

《黑暗托马》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黑暗托马》

13位ISBN编号：9787305103568

10位ISBN编号：730510356X

出版时间：2014-6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法] 莫里斯·布朗肖

页数：156

译者：林长杰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黑暗托马》

内容概要

《黑暗托马》

作者简介

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法国著名作家、思想家，1907年生于索恩-卢瓦尔，2003年逝世于巴黎。布朗肖一生行事低调，中年后不接受采访与摄影，但他的作品和思想影响了整个法国当代思想界，对法国许多大知识分子和大作家如乔治·巴塔耶、列维纳斯、萨特、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等都影响深远。

《黑暗托马》

精彩短评

1、托马收藏少女。托马有少女崇拜症。有一段时间托马和所有少女都有芥蒂，从恨到爱，他花了多少年。终于他不再是那仪式祈求者了。只是曲线救梦久了，他也被梦同化。他对所有友军的叛变感到绝望，友军的少女在敌人麾下承欢，友军的战士在敌基督的架下降服，友军的符号在敌殖民下为奴。这些都曾是挚爱过的，如今却只余绝望。绝望逼得紧了，他就走向了反面。托马信撒旦，是因为撒旦从不干涉他的决定，却总是帮助他。他对撒旦说：现代如此令我方绝望，其实大天使那边也并不好受的，他们的军队太水，比可汗的水军还水。去年我们还是胜绩大于败绩，生民无计，即使贫瘠伊们也要拜祭。识破他们水晶之脆弱的，唯我而已。毒淬万民六根八识，催人膝软哪！收起撒旦回道：怎样，萨德还好吧？托马点点头，他坐在龙椅上，请凤蝶再给他斟酒。卡洛尔捕捉一切机会拍摄身边的少女，他同事的女儿，他出游相遇的少女，尽其所能网罗与镜头之中。他的拍摄方式也被按照数学家的精密，以名单目录的方式加以规划。在1863年3月25日的日记中，他按照“已经拍摄”与“今后预定拍摄”两个范畴记下的少女名字，竟有107位之多。他还按照她们的名字字母顺序加以编目，旁边还附上她们的生日日期。与卡洛尔交往的少女大约在6岁到14岁之间，但总的来说，以7岁左右的少女最为他所青睐。可以说，他生命中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以摄影的方式收集少女并为之编制影像目录，把她们刻入影像使之成为倾注自己想象和保留记忆的对象，正如诗人丁尼生对他所说的：“我觉得你不就是在用摄影做梦？”奇怪的是，公认有着严重心理障碍，不能与成年人畅快交流的卡洛尔，却在与少女的相处中自如放松，自信满足。据成为《艾丽丝漫游仙境》的人物原型的艾丽丝·丽特尔回忆，卡洛尔的拍摄往往是这样开始的：“我们常常坐在大沙发上，坐在他的两边，而他就给我们讲故事，随着故事的进展，他用铅笔或墨水笔描绘故事。当我们完全被他的故事吸引并兴奋起来时，他就趁着好气氛让我们摆出姿势，在底板上曝光下来。对我们来说，被拍摄是快乐的，而且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那并不是一种苦刑。“在这种时候，他显然口才无碍，甚至引人入胜，使得少女们自然而然就顺着故事的展开成为他的拍摄对象。显然，他这么做并不是单单为了使对象放松戒备，进入他的气氛，更重要的是，他是为了他自己也能享受这个快乐的过程。卡罗尔比托马要托马得多。

2、这永恒的空无……——关于布朗肖的《黑暗托马》须弥/文……在不知是由海水还是语言所旋起的涡流之起伏中，你被带入了一片不真实、不确定的氛围（这是何处？你是何人？）……你看见了，你什么也没有看见，一种无否定、无肯定的缺无充斥着你的视线，你感觉到了，你什么也没感觉到，一种虚幻不定的空无……没有什么不是模糊不定的，没有什么东西留在你身上，包括你自己，你在怀疑的摆荡之中，你无处存身……在某一时刻，“无”或“非”紧随并吞吃着“有”或“是”，否定与肯定各自抓住对方的肩膀，随脚步而动，相互背离的不确定之词或意识在同一个命题上来回打转，旋入“非存在深处的那个存在”之中……你，一个永恒的游荡者，处在自我消解的漩涡中。这时，一个声音从脚下升腾而起：欢迎来到《黑暗托马》的世界。这是穿梭于布朗肖的文学作品中必然会遭遇到的意识风暴。这也是布朗肖交给世界的一份礼物。《黑暗托马》披着一层晦暗之面纱。这晦暗点明了托马的匿名性、无历史性，也标示出整部作品的不安氛围。它开启了一种新的“经验”，或者说，它进入了以往的文学经验之外，它荡起了一种陌异之“思”。从海开始，“托马坐下来看海。”在海之域，进入一种空无之思：“脱离自我、滑进空无、散裂于水的思想里，这样的迷醉让他忘却所有的不适……对他而言，一切仿佛就仅限于在一海之缺无里以一机体之缺无来继续其无尽的旅程。”从海开始，蔓延到类似于地窖的黑暗空间，进入夜，不可表象者的深处，“他什么都看不见了，但他一点也不惊慌；他令这视象的缺无成为他目光的顶峰。他那无法看视的眼睛，呈现出异常的比例，并以一种过度的方式发展起来，而且就摊展在地平面上，让夜透入其中心以便从中接收日光。在这空无中，目光就这样和目光的对象混淆了。”无论是在接下来的饭店、房间、洞穴，还是后来进入与安娜的二人关系以及死亡，整个叙述都萦绕着一种空无之思，一种“绝对的虚无”。这样由虚无所支配的意识呢喃和语言回旋，占领了《黑暗托马》的每一个空间。“上帝死了！”尼采在深渊边缘发出的超人声音揭开了当代思想的序幕。上帝死了，或已从世界中撤离，成了当代创作奠基其上的一个重要思想背景。在布朗肖的书写中，“诸神的缺席变成了一种不确定的在场。”（列维纳斯）列维纳斯将布朗肖的思想纳入超越形而上学的框架之中，置于海德格尔的近旁（亲密性和差异性），从而揭示出他的独特运思。“在海德格尔看来，真理——作为一种主要的去蔽——限定了一切的游离，这就是为什么，一切人的东西，归根结底，都可以用真理的观念说出——都可以被描述为‘存在的去蔽’。在布朗肖那里，作品，在一种不是真理的去蔽中，揭示了一种黑暗。在一种不是真理的去蔽中！这是一种揭示并看

《黑暗托马》

到其形式结构所规定之‘内容’的古怪的方式：一种绝对外部的黑暗，其中，任何的持守都不可能。”布朗肖借助于虚无的灵光，使世界返回黑夜的深处，返回它的本源。诸神已离去，言说开始，缺席的在场。对布朗肖来说，写作就是投身到缺席的诱惑中，时间的不在场，意义的不在场，存在的不在场……但不在场并不是一种否定，而是提供了返回纯粹的可能性。“在它那里所显现的东西，是无任何东西显现，是处于非存在最深处的那个存在，这个存在只有当全无之时才存在，而当有种东西时，这存在已不再存在了：就好像只有丧失了存在，当存在缺少之时，才会有存在之物。”（布朗肖）托马，缺无托马，向黑暗走去的托马，被吞噬的托马，无尽言说的托马，永恒的空无的托马……空无与缺席，像幽灵一般，笼罩在整个文本空间中。布朗肖的反复呢喃，带上特殊的口吃的声音，让人着迷，也让人不安，甚至浑身难受。他将我们拖入一片晦暗的地带。从海开始，进入死亡，托马旋入一种永恒的空无之中。“欲望的绝对缺无。无动念，无动念之幽魂，亦无不动。就是在这样一种贫乏中，我认出了人们因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奇迹而将我从拖出的所有激情。缺无于安娜；在爱着安娜的限度内，缺无于我对安娜的爱。而且，双重地，缺无于我，因为每次都被欲望带到了欲望之外，甚至也摧毁了这个让我感觉自己真的就存在于其中的非实存托马。缺无于此缺无的我，无止境地后退。我丧失和我所逃离之地平线的一切接触。我逃离我的逃离。何处是尽头？空无已经让我感觉像是满盈之顶点了：我听见它，我体验它，我耗竭它。”布朗肖站在虚无的顶点，发出了存在的新追问。波纹荡漾，意识打转，消逝的在场。一个声音回彻在我们的头顶：这永恒的空无……在诸神已离去的混乱时代，小说书写卷入了人类意识探索的无限运动之中。布鲁姆在《西方正典》的附录将《黑暗托马》放在混乱时代的推荐书单中，道出了它与乔伊斯、卡夫卡、贝克特等人作品的一种亲密或承接关系。布朗肖站在虚无意识之极点，越过乔伊斯，接上贝克特，将虚构写作推入了一个新的地带。在这里，一切都朝着黑暗的深处走，语言打旋，意识分延，无不卷入空无的生成之中。在这部创作时间长达9年（1932-1941年）、并在出版后再一次修订的作品中，布朗肖揭示出世界的不整全及其晦暗性。言语进入一种无名、“无人称”的状态。不可言说者自身言说，进入不可思者，缺席的，在场，空无的，永恒。我们被带入一个陌生的世界。

3、布朗肖开始不停地说话。他无法抛弃语言，他可能会想起德加和马拉美。“有一天德加对马拉美说：‘你的行业是恶魔的行业。我没有办法说出我所要说到词语，然而我有很丰富的思想。’马拉美回答说：‘我亲爱的德加，人们并不是用思想来写诗的，而是用词语来写的。’”然而在不听的言说停止之后，往往是空虚降临了，语言与事实之间的距离无比宽阔。因而他选择了沉默的语言——通常，我们选择描述对象，而反过来，这一描述对象选择了我们能选用何种语词和语言方式。在布朗肖之中，一切事物的关系是隐秘而模糊的，它们并不是通过被说出而得以确立——在岁月中，他以内置的语言、以静默的语言言说。他使写作成为一种（时间不在场的）沉默。《黑暗托马》凭借意象，即是以它去意味着什么，以密集的意象去呈现那些不可言说的。写作并不是去拒绝读者，而是挑选他们，即便像是《黑暗托马》这样的作品也显然并非一部拒绝阅读的作品，它处处都在敞开，事实上却难以进入，可以想象，作品中一直存在着一种距离，这种间距并非只是针对读者，也针对布朗肖自己，“勿读我的书。”一个文本应当寻求它的读者，越小众越好。因为当它被肤浅者轻薄时，你会感觉到耻辱。杜尚直接表达自己的鄙夷，“就我看来当代的观众不值一提，和后一代相比，当代人的看法微不足道，比方说，是后辈的人来决定允许什么样的东西放进卢浮宫。”马尔克斯则说，“十五年来，我出版了四部作品，一共售出了大约五千册。但是我仍然在写作。”语言是虚妄与贫瘠的。通常我们愿意这样想象：世界是混沌不分的，之后语言暴力的刺入，穿插而过，不断地肢解世界，命名和固定它遇到的所有事物，通过这样的途径我们获得知识，逻辑，判断等等所有这些我们凭其安身的根基。世界都像是松散的散布，是外围，伪装，可以被一只强健的胳膊探过，经过语言之后，是熟悉的，自在的，稳固的，已经安全的。语言成为最神圣之物，如果说，语言将与世界本身等同（艾柯提示到，可以从词源学来考虑“我是谁”的问题。还是海德格那个例子，是先有讲台还是先有我们对于讲台的概念），是语言将世界联系在一起，它开拓边界，并使之发生、成立，像海水漫过沙堆，而这一切都是从命名开始的，如果人类在一开始没有开口说出那个词，没有为事物命名，没有将两个语词连在一起，猫吃鱼，肺结核致死，猫头鹰夜鸣，花瓣开放，飞狐由山顶滑翔，所有的这些都不会发生。马尔克斯说，我们指指点点，开始为事物命名。但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语言与世界直接遭遇的情形无法避免，此时语言再也无法代替物存在，它与世界及物的距离永远存在，因而甚至不必去考虑的当距离被消除时语言与物直面时候的情景。不过关于语词与物直面时，发生的是语词如何还原物还是其他情形，正是布朗肖在关于如何消除语言的暴力以及消除词与物之间的距离时探讨的。语言描述

《黑暗托马》

世界的能力值得怀疑，尤其是在语言企图利用自身的非实体性去否定事物的现实性之时。马拉美说，“当我说‘一朵花’时，我的声音悬隔了所有花的形式，而一种异于一切寻常花束的东西升起了，一种音乐般的、理念的、轻柔的东西，这是一朵在所有花萼中都寻找不到的花。”同时，尤其无法控制的是，语言如何以自身的固定和限定——语言是清晰的，不是以其声音、形状此类的物质属性，而是当它被说出，它即（试图）固定某物——去面对处于流变和模糊之中的对象。语言的静止与事物的流变使得它们之间存在着距离，也即抽象符号与实在物质之间的距离，而在布朗肖看来，正是在这种说出与抵达之间的距离中，语言经由否定而具有毁灭的能力，“它致使事物消失不见，它让客体不在场，它把它消灭掉。”在这之后，布朗肖的文学作品就变成：“如果语言的力量就是去否定现实世界以便获得自己的世界，而文学又把语言的这种力量发挥到了极致的话，那么一部小说或者一首诗不可能只是对现实世界的一个描述、模仿或者反映。”布朗肖重新回到一种体裁。迫使他更换论述，并开始进行“虚构”（《黑暗托马》）的是，他不得不取消他在论述他人诸如卡夫卡时所凭借的一切基础，他同时取消情节，取消连续，最终他得以直他一直在谈论的死亡以及一切都消失之后“一切都消失了”出现的那一种夜。在《黑暗托马》中，布朗肖只是简单的更换场景：托马坐下来看海，他转身背向大海，他回到饭店晚餐，他待在房间看书，他下楼，他在安娜身边……我们无法获悉和确定他与外间事物的关系，他是怎样切进它们的，他只是出现，然而他取消了或者说拒绝了延续性，不断地重新开始，他给写作下了定义，他说到，“写作，就是去肯定有着诱惑力威胁的孤独。就是投身于时间不在场的冒险中去，在那里，永无止境的重新开始才是主宰。……写作，就是从魅力的角度来支配言语，并且通过言语，在言语之中同绝对领域保持接触，在这领域里，事物重新成为形象，在那里，形象，从对对象的暗示成为对无形的暗示，并且，从对不在场描绘的形式变成这个不在场的不成形的在场，成为当不再有世界，当尚未有世界时对存在着的東西的不透明和空无的敞开。”时间不在场成为一种诱惑，“这既无结束，也无开始。这也无前景。”世界上的一切因遥不可及而不同程度的虚渺起来，现实不再坚固，渐渐被消解，而自我也渴望被取消，尤其是当我独处时，它渴望沦为虚构而又坚实之物，比如靠落到语词之上。和解与融入，甚至在他者和世界那里得到共同的喧嚣只是假象，或者说它只是一个短暂的事实，之前之后都是漫长而且黑暗的孤寂，“当我独自一人时，并非是我在那里，我远离的并非是你，也不是其他人和外界。我并不是那种孤独之感，那种我的限定之感，那种是我自身的厌烦降临于我的主体。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并不在那里。”布朗肖向我们提出的尖锐问题是，写作是什么？或者在我们的时代里写作（能）是什么？它是革命，冲突，不和谐与撕裂，但它不是一个愤怒者，因为它同时被撕裂，陷入无限的沉默之中。布朗肖最后做出总结：“现在，文学摒弃了作家；它不再是工作中的灵感，自我断言的否定和铭写在世界之中——就好像它是整个世界的绝对视角一样——的理念。它不在世界之外，但它也不是世界本身：它是世界存在前事物的在场，是世界消失后事物的坚守，是在万物消逝后残余下来的东西的倔强，是在什么也不存在的时候出现的東西的哑然。”

4、[法]阿尔贝·加缪《黑暗托马》（Thomas l'Obscur）。托马身上那种让安娜为之着迷的，是蕴藏在他里面的死亡。她的爱因此是形而上的。于是她才能在临死前摆脱了对他的迷恋。那一刻她终于明白我们的爱来自于未知。所以说，死亡是我们唯一的知识。但这样的知识其实也无益：它再也不会会有什么进步。托马发现了自己里面那预兆其未来的死亡。整本书的关键就在第十四章（注：加缪读的是第一版）。这时如果再重读一遍，一切就会明朗起来——不过是那种笼罩在冥府的阿福花（asphodèle）之上的昏暗光线（农庄附近，有一株由两棵树交抱而成的奇木，其中的一棵枯槁已久，树根都烂掉甚至悬空了，但仍紧贴着第一棵不放。这两棵树是托马极佳的写照。但那仍活着的树干并不甘受到钳制，它增厚了环抱着对方的树皮——它四面包抄并从空而降地掷出它的枝叶——它不会任其摆布）。

《阿米那达》（Aminadab）这本，若不看外表，其实又更晦暗了。这是一种新形态的奥菲（Orphée）与尤莉迪丝（注：即《文学空间》中的俄耳普斯与欧律狄克）之神话（值得一记的是二书中主角似乎有所附会同时也传给了读者的那种疲倦感，其实正是一种艺术感）。-----

摘自《加缪札记·第二卷：1942-1945》，黄馨慧译，台北：麦田出版，2013年，第95-6页。

章节试读

1、《黑暗托马》的笔记-第28页

他被抓获了，被一颗充满汁液的牙齿咬住，被一只只清晰可辨的手揉捏；他与他活着的身体进入了文字的无名形态里，并把他的实体给予他们，形成它们的关联，为存在这个词提供存在。

2、《黑暗托马》的笔记-第三部分

每个人都像是被一桩唯有假装没看到才可堪忍受的疯狂行为所激怒般，自闭在一种凡事再无可能与之对抗的克制里。

3、《黑暗托马》的笔记-第41页

因此，在每处他原可能入主的墓穴中，于种种死者而言其实也就是坟墓的感觉里，在那他借之以死却不许人相信他已死的消亡里，有着另外一个超前他的死者，而这个完全等同于他的死者，更将他生与死的暧昧性推至极限。在这个他与猫以及猫之梦共同临降的地下之夜，一个缠满绷带、感官被七个印封住，而精神亦无缺无的分身占据了位置，而这分身正是他唯一无法与之谈和者，因为他和他一样，都实现于绝对空无中。他俯身朝向这冰冷的坟墓。如同上吊的人一脚踹开还踮着的矮凳，最终之岸，没有那种从空中一跃而下的感受，而是只感觉被绳索紧紧拉住，前所未有地紧密系连至那个他只想甩脱的实存；他也一样，在自知死亡的那一刻，他缺席了，彻彻底底地从他的死亡中缺席了。不论是他那于自身深处留下与尸体接触般的冷意——其亦非冷意，而是接触之缺无——的身躯，或是从他每一个毛孔渗出而让人无法使用任何感官任何直觉甚至思想来看见他——即使当他为可见时——的黑暗，抑或他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看做是活人的这个事实，全都不足以让人视他已死。而且这不是一个误会。他真实地死了，同时又被死亡的现实所拒斥。在死亡本身中，他这个被剥夺了死亡、被恐怖地消灭的人，被他自己的形象、被那高举熄灭的火炬跑在他前面且如同最终死亡之实存的托马定止在虚无中。

4、《黑暗托马》的笔记-第130页

她看见自己并欲望着自己，她将自己泯除又将自己吐出，她无法形容地怀疑着自己，她屈服于在自己不在之处达及自己的诱惑。

5、《黑暗托马》的笔记-第76页

她带着安娜这个应可让她于深潜后浮升至睡眠的独一无二名字，轻缓地让那初次、粗野的缺无——沉默音声的缺无、作为死亡的缺无——所形成的汐潮涌涨；然而在如此温淡又如此轻易、驻留着其实已受惊的帕斯卡尔的这样一种虚无之后，她被咬住了，被那钻石的缺无、沉默的缺无、死亡的缺无所衔咬，而其中容她立足之处仅能是那无可言说的概念、那不知何物者，如无人曾见却传得沸沸扬扬的斯芬克斯，那爆破最凄厉声响之以太同时也爆破这音响本身——于其暴冲中将之超越——的震动。于是她落入那大循环中，那类似地狱的轮回里，倏然间纯粹理性闪现，她掠经那关键的时刻：一瞬间，必须停驻在荒谬中，且既已离开尚可被再现者，亦须无定限地添加缺无于缺无之中和缺无的缺无的缺无之中，也因此，必须用这吸纳的机器，死命地制造空无。就在这一刻开始了那真正的坠落，自灭的坠落，虚无，不断遭到一更纯粹的虚无吞噬的虚无。但在这一极限点，安娜意识到她的意图之疯狂。

6、《黑暗托马》的笔记-第91页

在她和夜晚之间，没有任何的同谋关系。 p 91

《黑暗托马》

7、《黑暗托马》的笔记-第31页

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承受一次临终。

8、《黑暗托马》的笔记-第16页

欲望是一具尸体，睁着眼，自知已死，却像只被活吞的动物笨拙地爬回嘴巴里。

9、《黑暗托马》的笔记-第133页

我和一个对我显露我无法将之感受的感觉缠斗着，而就是在这个时刻我感受到了这感觉，以一股将这感觉做成一无法表达之磨难的力量。这没什么，因为我能够将之感受为另一种感觉，惊恐感受为快感。然而恐怖的是于其内中，那种无任何感觉为可能，如同任何思想或任何意识亦不可能的意识已经开启了。但更恐怖的是在掌握住它的同时，它非但不像幽灵般一经碰触即消散无踪，反而是我令其毫无限度地增长。我感受它，如未感受到它，如无任何感受、无存在，而这荒谬便是它那怪兽般的实质。某个完全荒谬的东西给了我理由。我自觉死了--不；我自觉，活着，无限地比死更死。感觉似乎到了，但总觉得语言不够舒服，有待比较译本。

10、《黑暗托马》的笔记-第103页

当日光低斜，展望一怪异水平线的啜泣缓缓扬升之际，在这座远离一切事物建立、如迷失于幽影之中最后一个凄凉梦境的城里，安娜，如某种无法再现之物，不再存在为人，而只是存在，绝妙地存在，在那朝生暮死的蜉蝣及西沉的暮日之中，同那垂死的原子、被诅咒的物种及受伤的恶疾；她回溯幽暗的芽苗挣扎着的水道。她所到达之处，可叹啊！她竟无从得知，而就在此一巨大夜晚的绵长回音混融成一波沉郁且模糊的无意识之际，以一像是某种非活物之悲剧灭毁的唧哼声呻吟且寻觅着的空洞实体苏醒过来了，然后有如不断以其形态之缺无换取其他形态之缺无并以关于沉默之可怕追忆驯服了沉默的这样一种怪兽，这些实体脱出至一神秘的临终里。凡为此忧丧之实体、存在、形态者，是无法述说的，因为，对我们来说，日光之中可能会出现某种非日光之物，某种于旋光性及透性的氛围中代表日光所出之所的惊恐颤栗那样的东西吗？但它们却狡诈地在跨过即不可挽回的门槛上让人认出，取得承认，一如那被召唤来与安娜共同消失的艰涩律法。这样的揭露会带来什么结果？或许可说一切均遭摧毁，但亦重新起始。时间自其湖泊中脱升，将她滚卷进一个巨大的过去中，而尽管她未能完全离开那依然让她呼吸的空间，这时间还是将她拉引至那仿佛世界回到其创始时刻的不可测之谷地里。安娜的生命——而这词语本身回响在这个没有任何生命像个挑战的地方里——参与了自一切永恒性所投射至麻木无感之观念之光的第一道光芒。她沉浸在激发生气的力量里，仿佛她在她那注定死亡的胸臆中突然发现了“激发生气”一词那徒然地被寻找着的意义。任性，迭搭起她无穷的计策以驱离空无的任性，抓住了她，而如果她并没有因此而丧失她全部的实存，她的不适、她的改变却是比实际上她在人类的宁静状态中放弃了生命要来得更为剧烈，因为这里没有她逃得过的荒谬，而且她在一段由永恒和关于虚无之观念融合而成之物所模拟的时间中，变成了所有那些让造物于其中徒劳地进行尝试的怪物。突然间——且再无任何更为突然者——机运的颓败宣告结束，而那无论如何均不能被期待者从一只神秘的手里接过其成功。p 103

11、《黑暗托马》的笔记-第3页

托马坐下来看海。有一会的时间他定住不动，就像他来到这儿是为追随其他那些泳者的行进，而尽管雾气让他无法看得很远，他的眼睛仍旧固执地盯紧那些艰难漂浮着的躯体。接着，一道强些的浪触及了他，于是他也走下沙坡，滑入那随即将他淹没的涡流之中。海很平静，托马已习惯不觉疲累地游完一长段时间。不过今天他选择了一条全新的路线。雾气掩蔽了海岸。一朵云垂降至海上，而海面就消失在一抹似乎是唯一真正实在之物的微光里。涡流激撼着他，却又不致带给他那种置身浪潮之中

《黑暗托马》

或在自己或已知悉的环境中翻滚的感觉。那种在水里空踩着的确信甚至迫使他前游的使力带上一种无谓操练的属性，让他只感到丧气。也许稍加自持，他便能将这样的想法驱离，但他的目光就是什么都抓不住，他感觉自己凝视着这片空无，像是为寻求某种解救。这时，被风带起的海水爆裂开来。暴风翻搅着海，将它倾洒至那无法企及之处，狂风袭过天空，而同时，有那么一份寂静和平和让人想到一切都已毁灭。托马试图从那一波波入侵他的淡涩波浪中挣脱出来。一阵冰冷瘫痪了他的手臂。水波环绕成漩涡。这真的是水吗？时而泡沫像阴白的雪片飞溅到他眼前，时而水的缺无抓住他的身躯，粗暴地将他拖行。他放慢呼吸，有一会的时间，他嘴里留有那一阵阵迎面吹袭的狂风所带进来的液体：淡甜，那种味觉丧失之人的奇特饮品。然后，或由于疲惫，或由于某种不明原因，他的肢体带给了他那种和正翻滚着他肢体的海水相同的怪异体感。一开始，这种感觉几乎让他觉得舒服。他游着，同时追逐着某种遐想；在这遐想中，他与海融为一体了。脱离自我、滑进空无、散裂于水的思想里，这样的迷醉让他忘却所有的不适。甚至当这片他益发亲密地变身而成的理想之海也接着变成了他像是陷溺其中的真实汪洋时，他也没有预期中那般激动：像这样以一具纯粹只让他用来想到自己正泅游着的躯体漫无目的地游着，其中无疑有个什么令人无法忍受的东西，但他却也感受到一种解脱，仿佛终于探索到处境的关键点，且对他而言，一切仿佛就仅限于在一海之缺无里以一机体之缺无来继续其无尽的旅程。幻象并不持续。在那赋予他一具前游躯体的水中，他必须从一侧翻身过另一侧，像一艘失控偏航的船。漂向何处？奋战，不要被那其实是他手臂的潮浪带走？被淹没？酸苦地陷溺于自身之中？这当然是停止的时候了，但他仍存有一丝希望，仿佛这样游着，他会在他那修复了的内里之中发现一个全新的可能性。他游着，没有鳍的怪物。巨形显微镜下，他化身为一团蛮强、长满鞭毛的颤动体。而当他试图以水滴之姿潜入一个模糊却又无限精确的区域——其如圣地般适合他，仿佛只消置身其中即可存在——这诱惑更是变得奇特；这像是个想象的凹洞，而他之所以探入，是因为他从前曾经来过，他的指印已经在这里留下。他最后奋力一搏，为将全身整个置入。这很容易，他无丝毫障碍地就与自己连结、融合了，定处在这没有其他任何人能进来的地方。

他终究必须回返。他轻易找到回程的路，踏上泳者们为深潜所使用过的一块区域。疲倦已经消失。耳朵似乎传来嗡嗡，眼睛感到灼痛，就像在盐水里浸泡太久后可以预料到的。而直到他转身面向那一汪反射着阳光的无尽水面，并且试图确认他先前究竟朝哪个方向远离的时候，他才有所察觉。他视界前方真的就蒙着一层雾气，而在这片为他目光所热切穿透的浑沌空无中，不论什么他都辨识得出。如此全力监看着，他发现一个游得很远的男人，半消失在海平面下。泳者和他维持着等距，不断地游出他的视线之外。他看见他，然后又看不见，却又感觉跟上了他的每一个动作：他不仅一直都极清楚地感知到他，还以一种完全亲密、像是任何其他接触都无法超越的方式与他接近。他就这样久久地看着，等着。在这凝视当中，有着某种令人痛苦的什么，像在表达着一种太大的自由，一种藉断绝一切连系而得到的自由。他的脸变得紊乱，显现出未曾有过的表情。

12、《黑暗托马》的笔记-第15页

恐惧攫住了他，并变得和他的尸体毫无二致。

13、《黑暗托马》的笔记-第3页

一朵云垂降至海上，而海面就消失在一抹似乎是唯一真正实在之物的微光里。涡流激撼着他，却又不致带给他那种置身浪潮之中或在自己已知悉的环境中翻滚的感觉。那种在水里踩着的确信甚至迫使他前游的使力带上一种无谓操练的属性，让他只是感到丧气。也许稍加自持，他便能将这样的想法驱离，但他的目光就是什么都抓不住。他感觉自己凝视着这片空无，像是为寻求某种解救。p3

14、《黑暗托马》的笔记-第一部分

1、脱离自我、滑进空无、散裂于水的思想里，这样的迷醉让他忘却所有的不适。

2、一切仿佛就仅限于在一海之缺无里以一机体之缺无来继续其无尽的旅程。幻象并不持续。在那赋予他一具前游躯体的水中，他必须从一侧翻身到另一侧，像一艘失控偏航的船。飘向何处？奋战，不

《黑暗托马》

要被那其实是他手臂的潮浪带走？被淹没？酸苦地陷溺于自身之中？

3、当他试图以水滴之姿潜入一个模糊却又无限精确的区域.....

15、《黑暗托马》的笔记-第30页

他转回房里，堵住房门。他的背抵住墙，等着。但不论分钟或小时都无法耗竭他的等待。他自觉越来越接近一个异形畸怪的虚无，而与之相遇却需要无限的时间。时时刻刻，他感觉这个缺无愈来愈近，并且他超前了它一小段时间——微不足道，却又无法毁灭的一段时间。

托马游在海中，托马困在梦里。

他看见它了。

我也看见同样的缺无，随时间一起挤压过来。

延续的不是脱壳，而是痛苦。

16、《黑暗托马》的笔记-第二部分

1、被自己拒绝前进的意志推着向前走.....

2、他的惶惑已是如此清晰地为他呈现出了未来。

3、这地方和先前他因恐惧远离而远离的地方是一样的。

4、夜比他所想象的更暗，更难以承受。黑暗淹没了一切，那幢幢阴影已是没有希望穿透，但在一种极具强撼亲密感的关系中，现实却得以捕捉。

5、他那无法看视的眼睛，呈现出异常的比例，并以一种过度的方式发展起来，而且就摊展在地平线上，让夜透入其中心以便从中接收日光。.....他将那使它什么都看不见者看作实物。当他的目光被视为如同一切影像之死时，这道目光却以一个影像的形式进入他自身内中。

6、欲望同样就是这一具睁着眼、自知已死却仍像只被活吞的动物笨拙地爬回嘴巴里的尸体。

《黑暗托马》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